

汉语方言学

汉语方言学



汉语方言学

翟时雨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XINAN SHIFAN DAXUE CHUBANSHE

H17
29
汉语方言学



汉语方言学

翟时雨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XINAN SHIFAN DAXUE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方言学/翟时雨著.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9

ISBN 7-5621-2942-8

I. 汉… II. 翟… III. 汉语方言 IV. H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0402 号

汉语方言学

翟时雨 著

责任编辑:雷雪梅

封面设计:王 煤

出版发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网址:<http://www.xscbs.com>)

(重庆·北碚 邮编 400715)

印刷者:重庆大学建大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0.625

字 数:267 千

版 次:2003 年 9 月 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9 月 第 3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621-2942-8/H·49

定 价:22.00 元

前 言

自 1979 年起,我为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高年级开设了“方言”选修课,为语言学研究生开设了学位课“汉语方言学”。为了教学需要,我于 1986 年撰写并出版了《汉语方言与方言调查》一书。在 20 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我对上述教材不断地进行补充和修订,这本《汉语方言学》即是在原有教材的基础上形成的。

我们的“方言”课每周两学时,一年学完。本科生的课程开在三年级下期和四年级上期,这样两个学期中间有个暑假(研究生开在一年级上期和下期,中间有个寒假),可以用来让同学们利用返乡度假的机会,进行方言调查实践——各自调查自己的母语方言。

本教材共分上、中、下三篇。我们的教学安排是,第一学期学习上篇和下篇,即讲授方言基础理论,教学国际音标,讲解汉语音韵学知识并介绍方言调查方法。接着,利用第一学期结束后的假期,布置学生返乡度假时调查自己的母语方言。第二学期的教学内容分作两个方面:一是指导学生整理自己调查的方言资料,撰写自己家乡

方言的调查报告；二是为了帮助同学们在分析方言材料时与汉语其他方言作横向比较，讲授教材的中篇——现代汉语各大方言区的主要语音特点。经过多年教学实践，这种既讲方言理论，又有方言调查实际锻炼的教学安排，效果很好，能调动同学们的专业兴趣和学习积极性。

现阶段人们使用汉语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为通用语言和工作语言，人们大都在学习并使用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另一种是，在各个不同的方言地区，当地广大群众，大都仍以该地区的方言作为生活用语。近些年来，国内高等学校大都开始跨地区招生，学生毕业后在全国范围内谋职、就业，因而，目前高校学生无论在校学习期间或是参加工作以后，除必须学会说普通话以外，还应该具有一些汉语方言知识，本教材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些这方面的参考资料。

在编写这本教材的过程中，得到了西南师范大学宋乃庆校长和文学院刘明华院长、高廉平副院长的热情鼓励和支持，特表示诚挚的感谢。在本书付梓过程中，得到了校出版基金委员会并出版社周安平社长、李远毅副社长、雷雪梅责任编辑的大力襄助和匡正，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翟时雨

2003年8月于西南师范大学

目 录

前 言	1
上 篇	
综论	1
第一章 方言和方言学	1
第一节 方言	1
第二节 方言的形成和消失	4
第三节 方言学	7
第二章 汉语方言学	9
第一节 汉语方言学的意义和作用	9
第二节 历史上的汉语方言研究	13
第三节 解放后的汉语方言研究	16

第三章	语音基础知识	20
第一节	语音概述	20
第二节	国际音标发音训练	28
第三节	声调辨识和标记法	45
第四章	汉语音韵概要	49
第一节	中古音的声母	49
第二节	中古音的韵母	55
第三节	古今声调演变情况	68
附 录	国际音标表	71
中 篇	现代汉语方言分区	72
第一章	北方方言区	72
第一节	北方方言的地域分布及其语音特点	72
第二节	北京音系简介	74
第三节	北方方言区的次方言	85
第四节	四川话的分区	89
附 录	四川方言地图九幅	98
第二章	吴方言区	108
第一节	吴方言的地域分布及其语音特点	108
第二节	苏州音系简介	109
第三章	湘方言区	122
第一节	湘方言的地域分布及其语音特点	122
第二节	长沙音系简介	123

第三节	老派湘方言的代表—双峰音系简介	134
第四章	粤方言区	147
第一节	粤方言的地域分布及其语音特点	147
第二节	广州音系简介	148
第五章	闽方言区	171
第一节	闽方言的地域分布及其语音特点	171
第二节	闽南方言的代表—厦门音系简介	172
第三节	闽北方言的代表—福州音系简介	189
第六章	客家方言区	203
第一节	客家方言的地域分布及其语音特点	203
第二节	梅县音系简介	204
第七章	赣方言区	220
第一节	赣方言的地域分布及其语音特点	220
第二节	南昌音系简介	221
下 篇	汉语方言调查方法	238
第一章	语音调查方法	238
第一节	关于“声调”的调查	241
第二节	关于“声母”的调查	246
第三节	关于“韵母”的调查	249
第四节	关于“音系基础字”的记录	253
第五节	关于古今语音的演变规律和方言间的 语音对应规律	268

第二章	词汇和语法调查方法·····	271
第一节	关于方言词汇的调查·····	271
附录	重庆方言词语调查举例·····	275
第二节	关于方言语法的调查·····	289
附录 1	语法调查举例·····	294
附录 2	重庆方言标音举例·····	302

上篇 综 论

第一章 方言和方言学

第一节 方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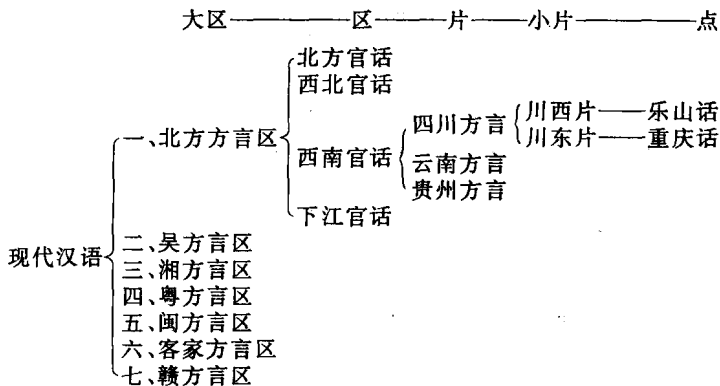
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是语言分化的结果。比如现代汉语就分为七个大方言区^①,以使用人口的多寡为序,它们是:北方方言区、吴方言区、湘方言区、粤方言区、闽方言区、客家方言区、赣方言区。方言在部落语和部族语里不断产生和发展,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发展成为独立的语言。在民族语言里,随着共同语影响的扩大,方言的作用会逐渐缩小,以至最终为共同语所代替。民族共同语是在一种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比如汉民族共同语就是在汉语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方言是同一种语言的地域性

^① 按传统习惯分为八大方言区,近年来人们大都主张将闽南、闽北两个方言区合成一个闽方言区。

分支,也就是说,一种语言的各个方言是由同一种古老的语言慢慢分化形成的。这种分化形成的各个方言“同出一源”,是从属于同一语言的,因而,一种语言内的各种方言之间必然有内在联系,也就是说它们有相同点(这往往反映在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规律大体相同上),然而,既然已形成了不同的方言,它们之间也必然有相异点,这种相异点可以反映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几个方面,所以,一般地说,一种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几个方面都可能有其自身的某些特点。以现代汉语各主要方言的差异而论,在语音方面,有的方言保持古汉语全浊声母,有的将古全浊声母转化为清声母。比如“桃”、“甜”等字在中古音里都属于“定”母字,是全浊声母。今吴方言保持古全浊声母,读为〔dæ〕、〔di〕;今北方方言区不再保持古全浊声母,把古全浊声母转读为清声母,因而重庆话把这两个字读成〔t'au〕、〔t'ian〕。又比如今粤方言入声字保持〔p、t、k〕韵尾,将“急”读为〔kap〕,“七”读为〔tʃ'at〕,“六”读为〔lok〕;今苏州话不再保持古人声字的〔p、t、k〕韵尾,而是在入声音节末尾附有一个喉塞音〔ʔ〕,把“急”读为〔tɕiʔ〕,把“七”读为〔ts'ɨʔ〕,把“六”读成〔loʔ〕;今四川的泸州话读入声字时不但没有〔p、t、k〕韵尾,也没有喉塞音〔ʔ〕韵尾,只是发至音节末尾时喉头肌肉稍微紧张一点罢了,他们把“急”读为〔tɕi〕,“七”读为〔tɕ'ɨ〕把“六”读成〔lo〕;今重庆话不仅没有〔p、t、k〕韵尾,连入声这个调类都没有保存,而是将古人声字全部合并到今阳平里。另外,北京话里有〔tʂ、tʂ'、ʂ〕与〔ts、ts'、s〕两组声母,“张”读〔tʂaŋ〕、“脏”读〔tʂaŋ〕;今重庆话只有〔ts、ts'、s〕,没有〔tʂ、tʂ'、ʂ〕,将北京话分别读成〔tʂ、tʂ'、ʂ〕和〔ts、ts'、s〕两组声母的字都读成〔ts、ts'、s〕,把“张”、“脏”均读成〔tsaŋ〕,因此,北京人听重庆人喊“张先生”好像是在喊“脏先生”。再如贵州许多地方没有撮口呼韵母,将撮口呼转为齐齿呼,于是贵州人说“有趣”、“拒绝”,北京人听起来好像是“有气”、“季节”。各种方言往往还有自

己所特有的一些词汇。比如四川人把“便宜”说成“相因”，把“嘲弄别人”说成“洗刷别个”，把“开玩笑”说成“涮坛子”。南昌人把“伞”叫“遮伞”，四川有的地方却叫“撑花儿”。北京人说“闲聊”、“谈天”，四川人说成“摆龙门阵”。同样是“丈夫”的意思，各地却分别称作“男人”、“老板”、“先生”、“老官”、“爷儿们”、“外厢人”、“外头人”、“当家的”等等。同样是“妻子”的意思，各地却分别叫做“媳妇”、“老婆”、“屋头”、“屋里”、“堂客”、“婆娘”、“女人”、“内人”等等。同样一种东西，北京叫“冰棍儿”，四川叫“冰糕”，广西叫“雪条”，南京叫“冰棒”，上海叫“棒冰”。一般地说，同一语言的各方言间在语法上的差别往往是比较少的，但也绝不是毫无差异。比如北京话说“我对不起你们”，四川有的地方却可以说成“我对你们不起”。北京话说“我说不过他们”，四川可以说成“我说他们不赢”。北京说“这件事儿我记着呢”，四川可以说成“这件事我记到在”。北京说“把挑子放下”，四川可以说成“把挑挑儿搁[k'o]倒起”。北京说“把桌子擦一擦”，吴方言说成“台桌揩揩”。方言间最突出、最明显、最易使人觉察到的差异在语音方面，其次是词汇。同一种语言的各个方言间基本词汇虽然大体相同，但各方言却可以有自己特有的许多非基本词。不同方言地区的人学习共同语时，如果光学标准语音，只是改用共同语的语音去念自己的方言词，别人是不会承认你说的是共同语的。假如哪位四川同志把“你别开玩笑”用北京语音说成[ni mo ʂuan t'an tsɿ]（你莫涮坛子），北京人是绝不会承认你说的是普通话的。

一种语言的方言分区，可以有若干个层次，比如从第一个层次看，现代汉语分成七个“大方言区”，每个大方言区下面又可以分成若干个“区”，区下面还可以再分若干“片”，片下还可以分“小片”，直至最小的方言点。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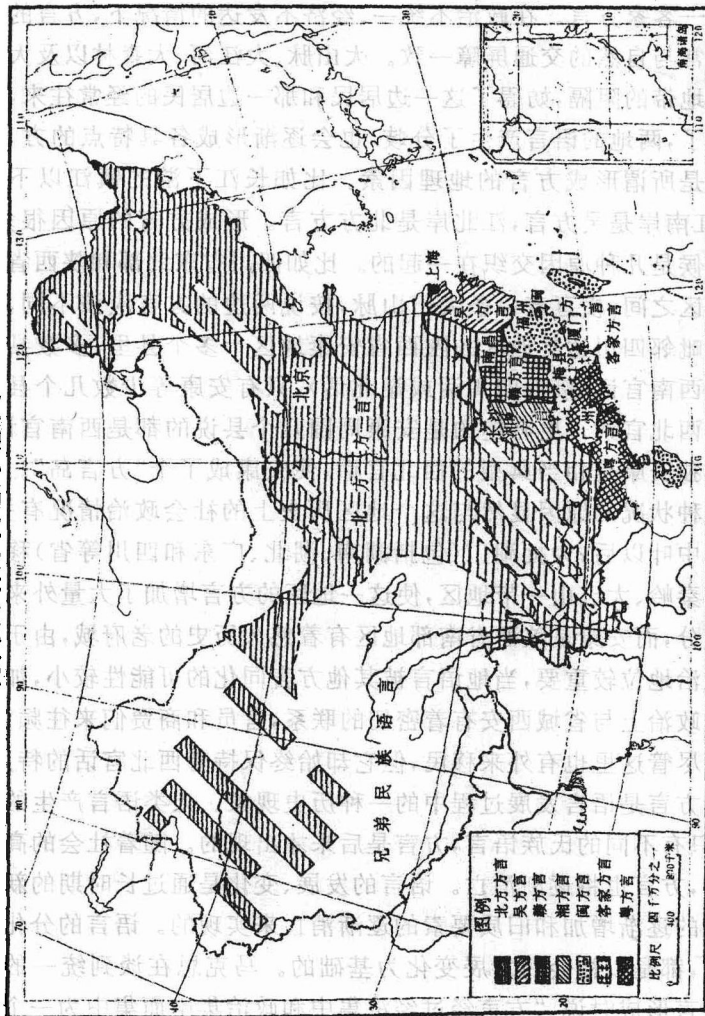


(现代汉语方言区的划分见图 1. 1. 1-1)

第二节 方言的形成和消失

方言是语言分化的结果。语言分化成方言的原因很多,但总起来看,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变化是语言分化而形成方言的根本原因。在原始社会,随着氏族、部落或部族人口的不断增加,居住面积逐渐扩大,相隔较远地区的人们来往减少,年深日久,本来相同的语言在各地区发生了不尽相同的变化,于是就形成了不同的方言。在封建社会,封建制的自然经济,使不同地域的居民彼此很少往来,而这些不同地域的人们使用的语言却处在不断的演变之中,各地的演变情况不完全相同,逐渐产生分歧,分歧大了,也会形成不同的方言。此外,历史上由于战争或其他社会原因发生的移民现象,也是产生方言的原因。汉语的客家话就是因移民而形成的一种特殊方言。东晋永嘉之乱后,中原一带许多居民举家南迁,在迁徙过程中和到达新的定居点后,人们接触到许多新事物,于是便不断给自己原有的语言里增加新的成分;另一方面,因为离开

现代汉语方言区示意图



本图上中国国界线系按照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9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形图》绘制

图 1.1.1-1

了故乡，又会丢掉原有语言中一些无用的成分，于是逐渐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原来说的“中原话”，也不同于迁入地区的语言的新方言——客家方言。在政治不统一、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方言的界线常常与自然的交通屏障一致。大山脉、大江河、大森林以及大型沼泽地带的阻隔，妨碍了这一边居民和那一边居民的经常往来，时间久了，两地的语言产生了分歧，也会逐渐形成各具特点的方言，这就是所谓形成方言的地理因素。比如长江下游的镇江以下部分，江南岸是吴方言，江北岸是北方方言。形成方言的原因很多，有时候是几种原因交织在一起的。比如四川省东北部和陕西省南部地区之间，横亘着一条大巴山脉，按说两边的方言应该不同，然而在毗邻四川达县地区的陕西省安康地区十多个县里，多数县说的是西南官话（接近四川话或湖北话），只有安康等少数几个县说的是西北官话。更有趣的是安康周围几个县说的都是西南官话，而惟独安康是相当典型的西北官话，使安康成了个“方言岛”。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显然与这个地区历史上的社会政治情况有关。明代中叶以后，大批湖广（包括湖南、湖北、广东和四川等省）移民迁至秦岭、大巴山一带地区，使这一地区的方言增加了大量外来方言成分，而安康是陕西省南部地区有着悠久历史的老府城，由于它的政治地位较重要，当地语言被其他方言同化的可能性较小，加上它在政治上与省城西安有着密切的联系，官员和商贾们来往频繁，因而尽管这里也有外来移民，但它却始终保持着西北官话的特点。

方言是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历史现象。人类语言产生的初期，只有不同的氏族语言，方言是后来才出现的。随着社会的高度统一，方言也将逐渐消亡。语言的发展、变化是通过长时期的新质要素的逐渐增加和旧质要素的逐渐消亡来实现的。语言的分化和统一，都是以社会的发展变化为基础的。马克思在谈到统一的民族语言形成时说：“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而集中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几个阶段来看，封建社会，政治

上实行封建割据,经济上是自然经济,各地居民交往甚少,使语言不断分化,形成普遍的方言分歧现象。资本主义社会,随着人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交往的加多,方言分化的趋势逐渐衰退。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的高度统一、经济的空前繁荣以及交通事业的发达,为各地人们提供了频繁的接触机会和便利条件,这时,人们为了更好地进行交际,会强烈地要求交谈双方使用彼此都能听懂的语言——民族共同语,而不用只有自己家乡人才听得懂的方言。这就为民族共同语逐步代替方言提供了有利条件。目前,我们汉语的状况是:民族共同语的影响正在一天天扩大,方言的作用在一天天缩小。这自然是一件大好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语言学工作者,还应该看到汉语方言材料在研究汉语史和汉民族发展史中的重要作用,应该抢在方言消失之前,把它们记录下来,为此,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曾多次要求当代从事语言研究的同志们,把汉语的方言材料赶快“抢下来”。

第三节 方言学

方言学是以各种方言为研究对象的一门语言科学,是语言学的一个部门。方言学内部又可以按照研究对象的不同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分成若干类。

按研究的对象不同分类,可以分成各种具体的方言学。如研究汉语方言的科学叫“汉语方言学”,研究英语方言的科学叫“英语方言学”,研究俄语方言的科学叫“俄语方言学”等等。按照研究方法的不同分类,又可以分为“描写方言学”、“历史方言学”和“方言地理学”等等。调查一种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并加以系统叙述的叫“描写方言学”。将方言与共同语比较,或将同一语言的几个方言互相比较,并联系这一语言的较古阶段作比较,从而观察一种

语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叫“历史方言学”。用绘制方言地图的方法,显示同时期内方言差异的地域分布,对研究历史方言学起辅助作用的叫“方言地理学”。描写方言学是采用横剖面的方法记录出一种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并加以系统地描写叙述。历史方言学是以描写方言学为基础,对某种方言进行纵(古、今)、横(甲方言、乙方言)比较的研究,以求出其古今演变的轨迹及甲、乙方言的对应规律。方言地理学不仅可以通过平面图形反映方言的差异,使人们一目了然地看出各种方言现象的不同分界,而且方言地图还可以反映出语言发展、演变的一些情况,从而作为印证历史的辅助资料。比如现在四川大约有 2/3 的地方没有入声,在这些地区,古入声不再成为独立的调类,然而还有约 1/3 的地方有入声。将有入声的现象反映到四川方言地图上,可以使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保持入声的大都集中在川西岷江流域和川南长江上游一带,除个别点外,广大的川东、川北和川中地区均没有入声。有入声是保持古音的现象,因而可以说四川方言在声调问题上,川西、川南是“稳定区”,川东、川北和川中是“发展区”。这种从方言上反映出来的情况,与政治上、历史上把川西、川南划为“老四川”,从而把它们看做四川“腹地”的结论是完全吻合的。